讲故事

JIANG GUSHI

1—10 輯 选 集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讲故事

1—10辑选集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讲故事

1—10辑选集

本 社 编

朱延龄等绘图　何艳荣装帧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　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1197　（高小、初中）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　印张 3 1/2　字数 55,000

1965年12月第1版　1965年12月第2次印刷　印数 90,001—21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52

定 价：（4）0.20元

目　录

墙的秘密 ····· 朝　阳（1）
第三颗手榴弹 ····· 宋捷文（13）
一车高粱米 ····· 一　石（21）
红领巾捉特务 ····· 沈　郝（29）
接班 ····· 宋大三（41）
当场看颜色 ····· 朱根法（50）
小保管上任 ····· 马正太（58）
我们学习雷锋 ····· 禾　苗（71）
放假第一天 ····· 李学中（77）
生日的礼物 ····· 因　之（89）
小淘气捉“鬼” ····· 伊　实（96）
好木匠 ····· 卢平有（103）

墙的秘密

根据秦斌沪剧《墙》改编

朝　阳

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这一天，正是夏历七月初七，李家生产队的李奶奶家，三口人围着桌子在吃汤团。汤团雪白滚圆，十四岁的雪梅手脚快，夹起来就是一口。馅子〔xiàn-zi〕是芝麻、猪油、白糖、桂花，又甜又香，她咂〔zā〕着嘴说："奶奶，奶奶，今天的汤团眞好吃！"她的小叔叔叫春林，今年二十四岁，是李家村生产队的队长，听了雪梅的话就说："有香的甜的吃，你吃就是了，小姑娘眞多嘴！你奶奶和叔叔工分挣得多，还怕沒好的吃！"他说着也夹起一只汤团，送到嘴里咬了一口。"哎呀！呸，呸！"他赶紧把汤团吐出来，用筷子拨开皮子一看，原来是苦叶菜做的馅子啊！雪梅见了也呆住了。

李奶奶放下筷子抬起头，对春林说："春林，把那个汤团吃下去，细细地嚼一嚼。"春林偷眼一看，李奶奶两眼正盯着他，神气非常严肃。不好！今天不能讨价还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价，只得皱着眉头，把那个苦汤团囫囵〔hú-lún〕吞了下去。这时候李奶奶才把话说明白："我呀，就怕你们吃了甜的，忘了苦的。今天特地做了三只苦叶菜馅子的汤团，一人一只。"她摸了摸雪梅的头说："雪梅呀，你眞是跌到糖缸里去了，哪会知道你爷爷奶奶和你的爹妈在旧社会受的苦呀！早上做人家的报晓鸡，晚上做人家的看门狗，六月里吃的馊〔sōu〕饭，十二月里吃的冷饭。桂花白糖猪油芝麻的汤团，连做梦也没做到过。"雪梅听了奶奶的话，就在碗里找到一只苦叶菜馅子的汤团，细细地嚼着，就像亲眼看见爷爷奶奶和自己的爹妈在受苦，眼泪卜落掉进碗里。李奶奶转过脸来对春林说："你也算是受过几年苦的，怕记不起来了吧？你这队长，在生产队是个当家的。你知道这个'家'是怎么来的？解放前，李家村是李永福他们的天下，你敢哼一哼？"春林低下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雪梅一家，每年夏历七月初七要吃汤团，这有个来历。一九四八年这一天，雪梅刚满月，李奶奶用高粱米粉和苦叶菜做了几个汤团，雪梅的爹端起碗来还没有动筷子，几个国民党警察闯了进来，把他跟雪梅的妈一起，五花大绑地捉了去，当天就害死了他们。雪梅的爹妈是共产党员。谁告的密？不知道。李奶奶含着眼泪，领了十岁的春林，抱了满月的雪梅，赶到县里去收

了尸。每年这天吃汤团，就是为了纪念雪梅的爹妈。

雪梅含着眼泪吃完汤团，到奶奶房里拿出一把大刀。奶奶说过，这把大刀，爷爷拿它斗过地主，她爹拿它闹过革命，是她家的传家宝。雪梅把大刀擦得雪亮，在院子里舞弄起来，心里暗暗立下誓言：永远握紧刀把子，革命精神代代传。

雪梅正舞得起劲，一个人低着头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这个人尖嘴巴，小耳朵，脸上的肉刮下来称一称不足二两，一对小眼睛骨碌骨碌转个不停。这人是谁？就是地主李永福。李永福没留意有个人在舞刀，雪梅也没看到背后有个人进门来，转身刷——，一刀下去，刀尖对鼻尖，真正只差那么三分。"哎哟！"李永福一个四脚朝天，跌倒在地上。雪梅先也吃了一惊，等她看清了是李永福，没伤着一点皮，却躺在地上直哼哼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李永福被雪梅这一笑，真是又气又恼，可是这个人真有功夫，心里发火，脸上发笑，装出一副长辈的神气说："雪梅姑娘，刀是凶器，可不能随便玩呀！"雪梅一听，皱起眉头说："谁说刀是凶器？它是武器！我爷爷我爹都使过它，它是我家的传家宝。"李永福鬼脑筋动得快，马上改口说："对，对，是你家的传家宝！"说着赶紧就进屋去了。

李奶奶一见李永福进屋来，板着脸说："李永福，你

来干什么？”李永福嘻嘻一笑。他这是皮笑肉不笑，只是把鼻子旁边的肉牵动了两下：“嘿嘿，老嫂子，我跟春林说过了，你家朝东的那堵〔dǔ〕围墙靠不住了，风一刮，雨一打，怕要塌〔tā〕下来。春林在镇上买了两根木料，我顺便给捎〔shāo〕回来，帮他一起把墙顶一顶。”“我家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”“嘿嘿，老嫂子。你说到哪里去了。春林是队长，长年累月为大家操心，我做社员的，为他办这点小事算什么。”他紧走上一步，弯着腰说：“不说春林是队长，你家也是烈属啊！民国三十七年，不，不，是一九四八年，雪梅她爹妈为革命牺牲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眼皮挤了挤，可是一时挤不出眼泪来。“俗话说得好：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到今天，我李永福也给改造做劳动人民了。”李奶奶心里火啊：你也是劳动人民了？！“李永福，你回去干你的吧。”嘿，这个软釘子好厉害，李永福进又不是，退又不是，一双眼睛直往李奶奶身后望。李奶奶背后是什么人？是春林。春林开口说：“李永福，木料你搁着，我自己扛〔káng〕去。”“队长，木料已经扛到你家院子门口了，我们一起来……”“不用了，你去吧！”李永福还不想走，但是又怕李奶奶，没法子，只好一边往后退，一边应着：“是是是！”走到院子里他又急忙扭过头来说：“队长，得快顶啊！你看乌云盖天，今天有暴风雨哪！”

春林等李永福走了出去，苦着脸对李奶奶说："妈，李永福这个人虽然是个地主，可是解放以来，劳动还不错，去年又摘了帽子，是个候补社员了。他看见我们朝东的围墙快要塌下来，对我说了几次，得买几根木料顶一顶。昨天我到公社开会，在镇上买了两根木料，今天他帮我们扛了回来，许是好心……"李奶奶越听越火："什么？你说他是好心？我们这屋子是李永福的旧产，土改那年分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故意把屋子弄得屋顶漏雨，墙壁透风，你忘了？你忘了？""人是会变的嘛！哪能用老眼光把人看死。""且慢说他变了没有，春林啊，我看你倒是眞的变了！"李奶奶越说越气，脸涨得通红。忽然刮啦啦一声雷响，狂风暴雨一起来了。

"队长，队长！"只见从外面跑进来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给大雨淋得像只落汤鸡。"不得了！仓库的墙壁塌了一只角了。再不顶一顶，怕要全塌下来。"李奶奶和春林听了都吃了一惊。李奶奶说了声："走，看看去！"也顾不得风像狮子吼，雨像撒黄豆，拔脚就往外走。到了门口，只见两根木料放在那里，她扛起一根就跑。春林拿着箬帽(ruò-mào)追出来，看见了另外一根木料，马上把箬帽一扔，抱起它就跟着往仓库奔去了。

他们这一跑不打紧，却急坏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李

永福。这时他正站在自己家的屋檐下面，满头满脑的水淋淋。他一不顶风，二不淋雨，哪来的水呀？是急出冷汗来了。他好容易给李春林扛来了木料，只望他们马上顶墙，谁知他们却把木料扛走了。瞧这么狂风暴雨，打雷闪电，墙倒了可怎么办！春林家的墙可不能倒啊！只要春林家的墙能够保住，就是掘掉自家的祖坟也乐意。"我……我……我拆柴间！"只见他转到屋后，吭吭吭，把柴间推倒，拔出两根木头，就冒着风雨，扛着它们跌跌冲冲地直上李春林家。

大家一定要问，李永福这个心肠狠毒的地主，为什么这样关心李春林这堵破墙啊？他三番四次叮嘱春林修墙；春林买了木头，他还替他搬回来；如今连自己的柴间都拆了，拔出木头来给春林支撑那堵破墙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他心里有鬼呀！总而言之，春林家这堵墙不能倒，要是一倒下来，不但他做了十几年的"好梦"再也做不成，连那六斤四两的脑袋也保不牢了！

他怀着鬼胎跑到春林家，放下两根木头，正要拿起一根往墙上撑，唿的一个闪电，刮啦啦啦一个响雷，接着轰隆一声，墙倒下来了。好险！幸亏他溜得快没压着。他心里先是一惊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春林跟李奶奶上仓库去了，家里没人，又是一喜。这眞是天赐〔ci〕良机，顿时奸笑起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马上就跑过去，弯下

腰，低下头，在砖头堆里翻了又翻。他翻得正起劲，忽然听到像晴天霹雳〔pī-lì〕的一声："一只铁盒子，看，谁搁在墙里？"

李永福一听说"铁盒子"，头发都竖了起来，抬头一看，一个姑娘正站在对面，就是雪梅。她是听到围墙倒塌赶出来的，眼睛尖，一眼就看见一个一尺长三寸宽的铁盒子，随手就拾起来。

李永福猛地窜〔cuàn〕过去，伸手就要夺那铁盒子，雪梅一闪，瞪了他一眼，说："你想干啥？""嘿嘿，没啥！我来帮你打开。"雪梅说声："好！"把铁盒子交给了他。铁盒子一到手，李永福一脸的乌云都散了，真想马上打开来看一看。再一想：不行，这不是地方，也不是时候。三十六着〔zhāo〕，走为上着。他拿了铁盒子往胳肢窝下一夹，对雪梅说："这铁盒子上了锈了，我拿回去用老虎钳撬〔qiào〕开它。"说着拔脚就走。雪梅一想：不对！看他贼头贼脑的，一定有鬼。奶奶常说，地主阶级心不死，可别上他的当。雪梅紧跟上去，抓住铁盒子猛一抽，铁盒子又到手了。她二话不说，就回屋子里去了。李永福可没防到这一着，慌了。一计不成，再来一计。他紧跟着走进屋子来，对雪梅说："雪梅姑娘，你是少先队员，应该拾金不昧〔mèi〕啊！""这是什么意思？""嘿嘿，这屋子原是我家的，土改那年分给了你家，我举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双手拥护。不过这铁盒子也不是什么生产资料，你拾了，理应归还给我！”“是你的可以给你，你得先说说里面装的什么？为什么藏在围墙里？”“是……是一本祖传单方。给我，给我！”“单方？我给奶奶看了再给你。”“雪梅姑娘，快给我，你奶奶一字不识，看也没用啊！我给你钱，十块钱，你好做件漂漂亮亮的花衣服……”李永福说着，果真掏〔tāo〕出几张钞票来，往雪梅手里塞去。雪梅一看，那个气啊，一把抓过来，哗——，朝李永福脸上撒去。“坏人才爱钱如命。我用不着！”李永福一边弯下腰拾钞票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，你这个死丫头！小小年纪，就学得跟你家死老太婆一模一样了。今天是青蛙要命蛇要饱，有我就没你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就向雪梅扑去。雪梅绕着圆桌子跑，李永福绕着圆桌子追；雪梅到底人小脚步小，看看快被李永福追上了，身子一闪，就往屋外跑，李永福也狡猾得很，一个箭步窜到门口，彭——，

把门一关，转过身来，对准雪梅的脑门，用尽平生之力打了一拳，打得雪梅一个踉跄(liàng-qiàng)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

李永福拾起铁盒子就走，刚跨出几步，又站住了。不行，事情没了！铁盒子是到手了，这死丫头一醒过来，我更加收不了场。哼！我来个斩草除根，叫她死无对证。李永福想到这里，顺手捞起一个秤锤，朝雪梅扔(rēng)去。卜——，秤锤歪了一点，擦着雪梅的耳朵落下去，把一块四角方方的地砖打得粉碎。李永福正想捡起秤锤再扔，春林赶回来了。他跟李奶奶帮着管理员把仓库的墙顶好，一想到自己家里的围墙嘛，心急如火，赶在李奶奶前面往家里跑，一看围墙果然塌了，心里真是懊恼：要是早听李永福的话，早一天把围墙顶好，哪有这样事情。他进屋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雪梅躺在地上，李永福呆在一边。"李永福，这，出了什么事了？"李永福一听背后是春林的声音，吓了一大跳，但是他老奸巨猾，马上就收起了凶相，放出笑脸，转过身来倒埋怨起春林来："队长啊！不是我责怪你，你也太大意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围墙要塌了，围墙要塌了。你看，围墙真的塌下来，把雪梅姑娘压伤了。不是我早来一步，雪梅姑娘早没命了。快把雪梅姑娘送进医院去。"李永福一弯腰，把雪梅抱起来，把手里那只铁盒子

贴在雪梅的背上。春林慌了手脚，哪里留意他的小动作。“春林，你撑伞，我抱雪梅姑娘，快走。”李永福为什么急着要走，他怕的就是李奶奶。

可巧，李奶奶这时候赶回来了。“雪梅，雪梅，你怎么啦？你醒醒啊……”李奶奶一进屋，看见雪梅就“宝贝心肝”地叫唤。等她抬起头来，才看见抱着雪梅的是李永福，马上把脸一沉，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放下。”春林一听急了，心想：救人要紧啊！正想开口，李奶奶连着又是几声：“放下，放下！”李永福眨〔zhǎ〕眨鬼眼，放下又不行，抱着也不是。为什么？他手里拿着个东西，要是把雪梅一放，准露馅！李永福正在为难，春林走了过来，对他说：“好，给我，我送雪梅进医院去。”说着，双手一托，把雪梅接过来。李永福心一慌，手一抖，叭——，铁盒子掉到地上去了。这一下，他像掉了魂似的，扑到地上拾起铁盒子，一转身就往外窜，李奶奶看得一清二楚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“没啥，没啥……”“到底是什么？”“呃，呃，呃……”李永福一边“呃”，一边两只脚往外搬。

就在这时候，雪梅动弹了一下身子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铁盒子……藏在围墙里……李永福抢去了……”呵，藏在墙里的铁盒子！春林一想：李永福几次催我修墙，难道就为了这个铁盒子？有鬼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
他把雪梅往李奶奶怀里一送，登地一步窜到李永福面前，不等他招架，一把就将那个铁盒子夺过来。打开铁盒子，里面是一卷灰扑扑的厚纸，打开一看，春林全身的血都烧了起来！你想这是什么？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张嘉奖令。春林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下去："李家村李永福，密告共产党员李春森夫妇行迹，致使该两犯迅速就捕归案，处以极刑。李永福反共有功，特予嘉奖。"

李春森夫妇是谁？就是春林的哥嫂，雪梅的爹妈。害死他们的正是李永福这个恶地主。

李奶奶紧紧抱住雪梅："雪梅，雪梅，你爹妈死得好苦啊！"春林一把扶住她，拿着那个铁盒子狠狠地敲着自己的脑袋说："妈，妈，我太糊涂了，差点儿上了他的当。我对不起您老人家，对不起哥哥嫂嫂……"

李永福看他们哭的哭，说的说，一双眼睛骨碌碌转，一眼看到后边墙上挂着一把大刀，这就是雪梅她爷爷拿它斗过地主、雪梅她爹拿它闹过革命的那把大刀。他杀心一起，跳起来就去抓那把大刀。正巧雪梅在这刹那(chà-nà)间醒了过来，一睁眼，正看见李永福的一只手伸出去抓住刀把子。"地主杀人罗！"等雪梅这一声喊出口，春林转过身去，李永福拿了刀子已经朝他砍下来。春林这时候想躲也躲不过去，赶紧用左手拿着的

那铁盒子一挡，只听当的一声，李永福虎口一震，倒退了一步。春林眼明手快，用右手一把抓住刀把子，把大刀夺了过来。春林紧紧地捏着刀把子，冲着李永福说："你这条恶狗，过去害了我家两口人，今天你还要作恶啊？"

春林押着李永福到公社去，走出门口，抬头一看，头顶的乌云已经散去，一片阳光照得好明亮。李永福见着那阳光，像利箭穿心，赶紧闭着眼睛，耷拉〔dā-la〕着脑袋说："完了，完了！"

朱延龄插图

第三颗手榴弹

根据作者同名剧本改编

宋 捷 文

现在给大家讲个越南南方的故事。

越南南方游击队里，有个小交通员叫小英，今年十四岁。从他懂事那天起，美帝国主义就已经在侵略越南南方了，小英是在血腥的“战略村”里长大的。他十二岁那年，爸爸妈妈被美国鬼子杀害了，从此就成了孤儿。他对美国鬼子有着刻骨的仇恨。参加游击队以后，他常常一个人下山，在敌人的刺刀前面走来走去，送信送情报，因为人小机灵，一次又一次骗过了敌人。有一次他进了村，碰上鬼子特别戒严，谁也不准通行，他就假装要出村买药，说：“我家里人都病倒了，是传染病，让我出去吧。”说着他一直走到伪军跟前。伪军听说是传染病，吓得连忙躲开，捂(wǔ)住鼻子，瓮(wèng)声瓮气地说：“走走走！”好，小英也不客气，马上大摇大摆地出了村，上山去了。你看他多聪明啊！

这天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小英还在山腰里练习扔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